

世界文学译丛

战争与和平(中)

周殿富◎主编「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李华伟◎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战争与和平》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四大贵族的家庭生活为线索，展示了十九世纪最初的十五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是一部再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恢弘史诗。作品中的各色人物刻画精准细腻，让人如临其境。

战争与和平

世界文学译丛

战争与和平(中)

周殿富◎主编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李华伟◎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部	3
第二部	86
第三部	155

第二卷

第一部	229
第二部	272
第三部	329
第四部	387
第五部	428

第三卷

第一部	489
第二部	550
第三部	663

第四卷

第一部	755
第二部	796
第三部	829
第四部	865

尾 声

第一部	911
第二部	952

第三部

—

一八〇八年，耶利斯坦皇帝开往埃尔富特城再次和拿破仑皇帝会见。在彼得堡上层圈子中对于这次隆重见面的宏伟场面讨论非常多。一八〇九年，被称为世界两大领袖的拿破仑和耶利斯坦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以致这年拿破仑向奥国开战时，俄国一个军团竟到境外去帮助自己以前的敌人拿破仑，反对之前的盟友奥国皇帝；在上层圈子中，甚至据说拿破仑也许和耶利斯坦皇帝的一个妹妹联姻。抛去对外政策上的一些争论外，俄国社会对那时在国家管理机构各个部门中所进行的变革也特别重视。

与此同时，人们对真正生活，对他们的切身利益——健康、疾病、歇息、劳作的关心，对思想、科学、乐曲、诗歌的兴趣和他们的爱情、友谊、激情、仇恨都一成不变，不以与拿破仑政治上的亲近或反目为转移，不会遭到不同可能的变革的作用。

昂得列公爵深居简出地在农村住了两年。皮安奥在自己庄园里的变革，由于没有章法，胡抓一气，最终一事无成。而昂得列公爵不事外宣，也不特别困难就完成了自己一切的变革。

他具有皮安奥所不拥有的高度的勤奋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毅力，凭借这一点，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推动事业发展。

在他的一个庄园里，三百农奴被变成了自由农，在其余几个田庄里，代役租帛代替了徭役制。在邦戈奇拉维，他花钱请一个有文化的接生婆为产妇接生，他还请一个神甫教农民和家仆的孩子认字。

昂得列公爵一半时间在坦山跟父亲和还由保姆照看的儿子一起度过；一半时间在邦戈奇拉维的“修道院”度过。尽管他对皮安奥表示他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漠不关心，他还是密切地注视着时事的发展，他订阅了很多书，当有人从彼得堡来到他这里，或他父亲到这里来时，他吃惊地发现，这些人对内外政策变化的了解还不如他这个住在农村足不出户的人。

除了打理庄务和阅读各种书籍之外，这段时间昂得列公爵还对前两次失败的战役进行批判性的剖析，并且起草修改了军事条令和法规的建议案。

一八〇九年春天，昂得列公爵到梁赞视察照管的他儿子名下的田庄。

坐在轻便马车里他享受着春季和煦的阳光，望着刚发芽的小草，桦树上的嫩叶和在湛蓝的天空里飘动着春天的白云。他只是高兴地漫无目的地环顾四周。

路过一年前他和皮安奥谈过话的渡口。经过泥泞的打谷场、村庄、葱绿的田野，经过桥边依旧被泥土冲刷的上坡、残雪的下坡，经过收割后条条的庄稼地和披上片片绿妆的灌木，驶入分布在道路两旁的桦树林。树林里，有些闷热，悄无声息。披满黏腻绿叶的白桦树寂然不动，从去年的落叶底下钻出新绿和紫色的花朵，分散在白桦林中的小枞树粗糙的常绿色让人不痛快地联想到冬天。刚一进树林，马就打起响鼻，开始冒汗了。

侍从彼得和车夫嘀咕了些什么，车夫表示同意。但是看起来彼得觉得车夫光是赞同还不够，于是他从前座上向主人转过身来。

“多么愉快啊，大人！”他满脸堆笑，毕恭毕敬地说。

“什么？”

“高兴啊，大人！”

“他说什么呢？”昂得列公爵想道，“啊，是春天，是的，”他环顾四周，“真的，变绿了……多迅速呀！白桦树、稠李和赤杨也都开始变绿了……但是没有看到橡树。不，这里有一棵橡树！”

路边上有一棵橡树。它的树龄大概是成林的白桦树的十倍，直径是它们的九倍，高是它们的一倍。这是一棵有两抱粗的巨大的橡树，很多枝杈显然好久以前就折断了，树皮皱裂，伤痕累累。它那丑陋弯曲多节的巨大枝杈不对称地、拙笨地伸展着，这个苍老的怪物怒气冲冲、鄙夷地站在含笑的白桦树中间。只有它漠视春之魅力，既不想看见春天，也不想看见阳光。

“春天，爱情，幸福！”这棵橡树好像在说，“这些大同小异的愚蠢的愚昧的欺骗怎么不使你们厌倦呢？总是老样子，总是欺骗！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太阳，没有快乐！看吧，那些被压死的枞树，总是那个样子，再看看，我那些伸展的枝杈，不管是长在背上，还是长在两侧都是压断了骨头掉了皮的，它们这么长出来了，我还是这么站着，我不相信你们的希望，更不相信你们的欺骗。”

经过树林的时候，昂得列公爵几次转身看那棵橡树，似乎从它那里期待着什么。在这棵橡树下，也有花有草，但是它依旧绷着脸，纹丝不动，丑陋而执拗地站在它们中间。

“是的，它是对的，这棵橡树拥有真理，”昂得列公爵想道，“让其他年轻人再来上当吧，而我们是了解生活的，已终结了我们的生活！”这棵橡树勾起了昂得列公爵一连串绝望、悲哀而又愉快的新思绪。在这次旅行中，他似乎重新考虑过他的生活，得出的却是使他平静的、绝望的依然如旧的结论：他不需要再来开始什么事业，他应当不做有害的事，不惊扰自己，也不希求什么，度过自己的一生。

二

昂得列公爵为了他所看管的梁赞田庄的事务必须会见该县首席贵族——耶

里亚·昂得列耶维奇·劳什塔弗伯爵。因此五月中旬，昂得列公爵去拜访他。

到了春末夏初的炎热日子，整片树林都郁郁葱葱。闷热的天气夹杂着灰尘，人们经过水边时不由自主地洗个澡。

昂得列公爵心事重重，心里想着他要同首席贵族谈的事。马车已驶上通往劳什塔弗家在奥特拉德诺耶的宅邸的花园林荫路。他听见右边树后有高兴的女人的叫喊声，并看见一群在他马车前面跑过的少女。跑在前头的，靠近他车的那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姑娘很苗条，她穿黄色印花布衣裙，头上系着一条白手绢，下面露出一些松松的发卷。姑娘在喊着什么，但一看见是个陌生人，目不斜视，就笑着跑回去了。

突然，昂得列公爵莫名其妙感到很悲伤。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周围的一切是这么美好，而这个纤细美丽的姑娘竟不知道、也不想明白他的存在，却对她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或许是愚蠢的，但是愉快、幸福的生活，感到满足和快乐。“她高兴什么呢？她在想什么呢？她不想军事法规，也不想建立梁赞的代役租制。她为何那么快活呢？”昂得列公爵不由得扪心自问。

一八〇九年，耶里亚·劳什塔弗伯爵住在奥特拉德诺耶，依旧保持原先的生活，打猎、看戏、吃饭、听音乐，几乎把全省都招待过了。他见了昂得列公爵就像见了任何其他新宾客一样，非常高兴，几乎是硬把他留下过夜。

在这无趣的一天里，他受到年长的主人和最尊贵的客人们的接待，好几次昂得列公爵看着在那群年轻人中间总是笑着、嬉闹着的拉苔丝。他不停地问自己：“她在想什么？她为什么那么快乐？”

夜晚，在这新环境中只剩下他一个人时，他迟迟不能入睡。他读了一会儿书，然后吹灭了蜡烛，但是又点起来。卧室里非常热，房间内的百叶窗关着。他不满意那个愚蠢的老先生，借口说重要的文件在城里，还没拿到，硬把他留下来。正因如此，他感到后悔。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开窗。刚一打开百叶窗，月光就像久候在窗外一样立马闯进房里来。他打开窗子，空气清新，夜色静谧明亮。窗前是一排修剪过的树，它一侧是黑色，一侧被月光染成银色。树下生长着一种多汁的、湿润的、卷曲的植物，叶茎稀稀落落地泛着银光。再过去一点，在黑色的树后边，露水珠在屋顶上闪闪发光，右边是一株枝繁叶茂、树干发白的树，树的上面，在晴朗的春季的天空中悬着一轮几乎是满盈的月亮。昂得列公爵把臂肘支在窗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这片天空。

昂得列公爵的卧室在中间那层楼上。住在上面房间里的人，同样也不能入睡。他听见头顶上有女人说话的声音。

“我们想再听你唱一次。”上面一个女人说道，昂得列公爵马上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

“可是你什么时候睡觉呢？”另一个人的声音。

“我不想睡，一点睡意都没有，有什么办法吗？来，再唱最后一次吧。”

两个女声唱起了某一乐曲结尾的乐句。

“啊，多么美好啊！好啦，现在该说晚安啦，结束了。”

“你去睡吧，我睡不着。”第一个声音说着走近窗口。她显然是探出身子来了，因为可以听见衣服的窸窣声以及她的呼吸声。一切都停滞了，就像月亮的光和影子一般。因为害怕泄露他那无心的偷听，昂得列公爵也不敢动。

“苏尼央！苏尼央！”他又听到第一个人的声音，“你为什么能睡着呢？只需看一看，这有多么迷人！醒醒吧，苏尼央！”她几乎带着哭声说道，“要知道，这样迷人的夜晚从来也没有过，没有过。”

苏尼央不情愿地回答了一句。

“快，你来看看，多么美丽的月亮啊！……啊，多么迷人！到这里来……亲爱的，宝贝，过来！喂，你看见了吗？就像这样蹲下去，抱住双膝，用力搂紧，尽可能搂紧，必须搂紧，就这样飞出去！就像这样。”

“够了，你会掉下去的。”

他听见挣脱的声音，也听见苏尼央不高兴的声音：

“都一点多钟了。”

“唉，你就会破坏我的雅兴。算啦，睡吧！”

一切又陷入寂静，不过昂得列公爵知道，她仍然坐在那里。他断断续续可以听到轻微的动作，不时还有叹息声。

“噢，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她突然惊呼道，“睡就睡吧！”于是她关上窗子。

“毫不关心我的存在！”昂得列公爵在听她说话时想道，不知为什么，他既渴望又害怕她会说出与他有关的话。“又是她！好像故意似的。”他想道。在他内心里突然产生一阵心乱如麻的青年人的想法和躁动的期望，这与他现在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他觉得没有力气想清自己的心态。他躺下马上就睡着了。

三

第二天早晨，昂得列公爵只和伯爵一个人道别，不等女士们出现，就踏上回家的路途了。

已经是六月初了，昂得列公爵在回家的途中，又路过那片白桦林，那棵弯曲的老橡树给他留下那么奇怪难忘的记忆。树林里，马铃薯比六个星期前响得更加郁闷了，但是因为如今一切都是郁郁葱葱，茂茂密密，遍布树林各处的小枞树，便不再破坏总体美了，适应了周围的情趣，新生的枝条娇嫩欲滴。

闷热了一整天。有的地方快要下大暴雨了，但是只有一小片乌云向尘土飞

扬的路上、滋润的树叶上洒下一阵小雨。树林的左边在阴影里，黑糊糊的；右边潮湿而有光泽，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迎风摆动，一切都欣欣向荣，夜莺时远时近地唱着。

“是的，在这片树林里，有一棵和我想法一样的老橡树。”昂得列公爵想道。“可是它在哪里呢？”他又想道，一面向路左边看，莫名其妙竟认出它来了，禁不住欣赏起他寻找的那棵老橡树来。那棵老橡树焕然一新，展开青翠欲滴的华盖，岿然不动地站立着，在夕阳的映射下轻轻摆动着。不管是弯曲的，陈年的伤疤，还是从前的痛苦疑问都一扫而光。透过那百年硬壳，在没有树枝的地方竟能长出光滑滋润的叶子，简直难以置信，这竟是那棵老树生出的。“是的，这就是那棵橡树。”昂得列公爵想道，于是，他突然体会到一种没有来由的春天的快乐和复苏的感觉。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突然一下子涌上心头：奥斯特利茨和那高高的天空，亡妻那带有责备意味的面孔，皮安奥在渡船上，为美丽的夜色激动的少女，这一切都犹在眼前。

“不，三十一岁以上生活并没有结束！”昂得列公爵突然坚定果断地说，“仅仅我知道我内心中的一切是不足的，应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让皮安奥，让那个要飞上天的女孩，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这样我才不只为自己活这一辈子，不能让他们像这个女孩一样，与我无关地生活着，要让我的生活影响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和我共同生活！”

回家以后，昂得列公爵计划秋天去彼得堡，并为这一想法想出各种理由。每分钟都能想出许多他必须去彼得堡，甚至再去服军役的合情合理的，合乎逻辑的理由。他现在甚至没有办法理解他怎么会一再怀疑积极投入生活的必要性，正如一个月前他无法理解他怎么会产生离开乡村的念头一样，他觉得很明白，如果他不把他的全部人生经验用于事业，再次投入积极的生活，那么这些经验就将不名一文，变得毫无意义。他甚至不明白，以前怎么会根据那些匮乏的论断，认为在有了自己的生活教训之后，如今再相信自己可以做有益的事，可以获得幸福和爱情，就会是有失尊严的呢？现在理智告诉他的是完全相反的道理。这次旅行之后，昂得列公爵开始觉得乡村生活枯燥乏味，以前做的事已提不起他的兴趣。于是常常是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站起来，踱到镜子前，专注地察看着自己的面孔。然后转过身来看着已过世列莎的画像，她有着希腊式的蓬松鬈发，温柔快乐地从金色框子里看着他。她已经不对丈夫说以前那些令人害怕的话了，只是单纯地、愉快地、惊讶地看着他。昂得列公爵倒背着双手在室内踱了很久，有时皱眉，有时微笑，反复思考着那些鲁莽的、无以言表的、像犯罪一般隐秘的思想，那些会改变他的全部生活，与皮安奥、与荣誉、与窗口的少女、与橡树、与女人的美和爱情有关的思想。在这种时候如果有人走进他的书房，他特别冷漠、严肃，尤其让人不舒服的是乱发一通逻辑推理的议论。

“我亲爱的，”有时，梅琳娅公爵小姐在这种时候进来说道，“小涅考勒今天不能出去了，因为天很冷。”

“如果天暖和，”昂得列公爵在这种时候就十分冷淡地回答他妹妹道，“他只穿一件衬衣出去了，既然冷，那就应该多穿些衣服，衣服就是因为这个才发明的。这就是由天气冷应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当孩子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时，却让他待在家里。”他分析得头头是道，好像为了那些在他内心中萌生的隐秘的不合逻辑的思想活动而惩罚什么人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梅琳娅公爵小姐常常想，智力活动使男人们变得很枯燥无味。

四

一八〇九年八月昂得列公爵回到彼得堡。正值年轻的司庇拉什金的声望和他所推行的变革达到顶峰的时候，就在这个八月里，君主从他的弹簧马车上摔下来，腿受了伤，在彼得宫住了三周，每天只接见司庇拉什金一个人。这时正在筹备的不仅是那两道震惊社会的家喻户晓的圣谕：有关废除宫中官阶和关于对五等、八等文官进行考核等，还有一整套国家宪法制度，目的在改变由枢密院到乡公所现行的俄国立法、行政、财政管理制度。这时正在推行和实践着耶利斯坦皇帝登基时所怀抱的那种朦胧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他本来是凭他的助手恰尔托里日斯基、诺沃西利采夫、克齐宾耶和斯特罗加诺夫（他自己把这些人戏称为社会救济委员会）等人去把他的主张付诸实践的。

现在，在民政方面的改革，所有这些人都被司庇拉什金所代替了，而军事方面被埃勒契伊夫所替代。昂得列公爵来后不久，就作为御前侍从在宫中和朝会中出现。皇帝两次碰见过他，没有和他说一句话。昂得列公爵以前就一直觉得君主讨厌他，君主不喜欢他的脸和整个他这个人，现在从君主投给他的冷淡疏远的眼光中，他这一猜测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据朝臣们说，君主怠慢他是因为他从一八〇五年以来未在军中服役。

“我知道人是不能控制自己的好恶的，”昂得列公爵想道，“因此，把我关于变革军事条令的建议亲自呈递给皇帝的事，就别想了，但是，这个建议本身会说明问题的。”

他把关于自己的建议的事告诉了一个老元帅——他父亲的至交。老元帅约了他来，亲切地接待了他，答应奏明君皇帝。几天后，昂得列公爵接到通知，陆军大臣埃勒契伊夫伯爵要召见他。按照约定，早晨九点钟昂得列公爵来到埃勒契伊夫伯爵的接待室。

他不认识埃勒契伊夫，也从没有见过他，但是他所听到的关于后者的一切，几乎不能引起他对这个人的敬意。

“他是陆军大臣，是皇上信任的人，他的个人品德与别人无关；既然他奉命参考我的建议，即是，只有他能使这个建议被采纳。”昂得列公爵混杂在一些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人们中间，在埃勒契伊夫伯爵的接待室里等候召见时想道。

昂得列公爵在部队期间，多是做副官，在接待室里见过许多重要人物，这些接待室的不同之处他很清楚。埃勒契伊夫伯爵的接待室是很特别的。在这个接待室里排队等待被接见的次要人物的脸上显示出羞怯和恭顺的表情，在官衔高一些的人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尴尬的表情，但是他们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好像在嘲笑自己、嘲笑他们的境况、嘲笑他们要候见的人，以此掩盖真情。有一些人满腹心事地踱来踱去，另一些人低声说着发出笑声。昂得列公爵听见“西拉·昂得列伊奇”这个绰号与“大叔要给点厉害瞧”这句话，这指的是埃勒契伊夫伯爵。一个将军（重要人物）显然因为等了这么久而感到侮辱，坐在那里，交叉着腿，蔑视地对自个儿傻笑着。

但是每当门开的时候，大家脸上就只有一种表情了——害怕。昂得列公爵请值班员再为自己报告一次，但是值班员用讥讽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并说到时间会叫他的。副官又把几个人叫进和送出大臣办公室之后，一个军官被召进那个令人畏惧的门，他脸上那种屈辱和惊恐的表情使昂得列公爵吃惊。对这个军官的接见持续了很长时间。忽然间从门内传出令人不愉快的吼声，于是那个军官心惊胆战，抱头从里边走出来，穿过接待室出去了。

在这以后，昂得列公爵被带到门前，值班员低声说道：“在右边，靠近窗口。”

昂得列公爵走进一个简朴而整洁的办公室，看见桌旁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腰身细长，长头短发，满脸皱纹，迟钝的绿褐色眼睛，皱着眉头，红色的鼻子向下垂悬着。埃勒契伊夫把头转向他，但还是不看他。

“您有什么请求？”埃勒契伊夫问道。

“我没什么请求，大人。”昂得列公爵低声回答。

埃勒契伊夫的眼睛盯着他。

“请坐吧，拜尔科什杰公爵。”他说道。

“我没什么请求。只是皇上把我递上的一个建议书转批给大人了……”

“您知道，我亲爱的，我已经看过您的建议了。”埃勒契伊夫中断他说，只是开头几个字说得客气一些，随后眼睛又不看昂得列公爵，变得越来越唠唠叨叨轻蔑的腔调，“您建议实行新的陆军法规？法规有很多，连旧的都无人去执行。现在人人都在写法规，写比做起来容易呀。”

“我遵照皇上的旨意来问大人，您打算怎样处理我的意见书？”昂得列公爵恭敬地说道。

“对您的意见书我已作了批示，交到委员会去了。我不同意。”埃勒契伊夫一边说，一边起身从他的办公桌上拿起一份文件，“在这里！”他把那个文件交给

昂得列公爵。

文件上用铅笔横着写了一行字,没有大写,也没有标点,拼写还有错误:“论据不足,似有抄袭法国军事法典之嫌,并且不必要地背离军事法典。”

“建议书交给哪个委员会了?”昂得列公爵问道。

“交给陆军条令委员会,阁下已经被我推荐做委员,但是没有薪俸。”

昂得列公爵微笑了:

“我也不愿意。”

“一个拿不到薪水的委员,”埃勒契伊夫又说了一遍。“我非常荣幸!喂!下一个!还有谁?”他一边喊,一边对昂得列公爵鞠躬。

五

在等待委员会任命的时候,昂得列公爵拜访了老朋友,特别是那些可能对他有帮助的掌权者。在彼得堡,他这时体会到一种和战斗前相似的感觉,经受着不安的好奇心的折磨,那个制定与千百万人命运相关的未来蓝图的上层集团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从老年人的愤懑,局外人的好奇,局内人的矜持态度,从人们那匆忙、忧心忡忡的模样和从每天都在增加的不计其数的委员会来看,他觉得这个时候,一八〇九年,在彼得堡正在谋划着一次大的国内战争,总司令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神秘的、绝顶聪明的人物——司庇拉什金。他对这场还不清楚的改革以及主要改革家司庇拉什金产生了那么浓烈的兴趣,因此,陆军法规问题在他的意识中一下子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昂得列公爵当时处于最优越的地位,得到彼得堡各级上层社会集团很好的款待。改革派热情地欢迎他,拉拢他,第一,因为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第二,因为他解放了他的农奴,因而获得了自由派的支持。老公爵的儿子,因为是不满意改革的老人派,争取在抨击变革的问题上赢得他们的同情。妇女界热诚地欢迎他,因为他是个有钱有名的最佳未婚夫;他几乎被当成一个新人看待,他阵亡的讹传和他妻子凄惨的死亡给他蒙上一层浪漫的色彩。另外,所有从前认识他的人,都认为,在过去五年间,他有了长远的发展,变得和蔼可亲了,稳重成熟了,不像以前那样故弄玄虚、目中无人、尖酸刻薄,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深沉了。人们讨论他,对他产生了兴趣,都想拜见他。

会见埃勒契伊夫的第二天晚上,昂得列公爵去克齐宾耶伯爵家了。他把会见的事情告诉了伯爵。

“我亲爱的,”克齐宾耶说,“就是在这件事上,您也少不了莫罕亚尔。米哈伊洛维奇·司庇拉什金,他什么都管。我要与他谈一谈。他答应今天晚上来。”

“司庇拉什金和陆军条例有什么关系呢?”昂得列公爵问道。

克齐宾耶微笑着摇摇头,好像对拜尔科什杰的天真无知很惊讶似的。

“最近，我和他谈起过您，”克齐宾耶继续说道，“谈到您那些自由的农民。”

“哦，公爵，解放农奴的就是您啊？”一个叶坎契列娜女皇时代的老先生蔑视地转头看了拜尔科什杰一眼说道。

“那是一个没什么收益的小田庄。”昂得列公爵回答道，努力在他面前淡化自己的行为，避免激怒那个老先生。

“您害怕落后……”老先生看着克齐宾耶说道。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他接着说道，“如果把他们都解放了，谁来种田呢？制度法律是容易的，实施起来就难了。就像现在，我说，伯爵——既然每人都得经过考试，那么由谁来负责各部门呢？”

“我想是那些通过了考试的人。”克齐宾耶交叉着双腿环顾四周回答道。

“比如，我手下的普利雅尼契尼科夫，一个很能干的人，出类拔萃的人，可他已经六十岁了。难道他也要参加考试吗？”

“是的，这有些为难，由于教育还没有普及，但是……”克齐宾耶伯爵没说完，他站起来，握住昂得列公爵的手，迎接一个刚进来的四十岁左右的高个子男人——秃顶，淡黄色头发，高宽的前额，煞白的长圆脸，蓝色的燕尾服，脖子上悬着一个十字架，左胸前佩戴着一枚勋章，这就是司庇拉什金。昂得列公爵马上就认出了他，心里像有什么东西颤抖了一下，在生活的重要时刻常有这种情形。他不知道这是尊敬、羡慕，还是期望。司庇拉什金浑身有一种很容易使人辨出的特别的东西。在昂得列公爵生活的这个社会里，他没有见过哪一个人通过笨拙、迟缓的动作显露出那样的镇静和自信；他没有见过谁能从他这样一双潮湿的、微闭的眼睛里射出那么一种既坚定又柔和的目光；他从未见过那种没有任何含义，但透露着坚韧的笑容；也从未听到过那样含蓄、流畅、安详的声音；最主要的是，他从未见过那种白嫩的面孔和那双稍有点宽但十分白净丰满的手。除了昂得列公爵只在长住野战医院士兵的脸上见过。这就是司庇拉什金——国务秘书，向君主作报告的人，君主在埃尔富特的友伴，在那里，他多次同拿破仑会见和交流。

司庇拉什金不像其他人那样，在大庭广众下，不由自主地在人的脸上逡巡，也不急于说话。他低声说着，但肯定别人会认真听他的话，两眼只看交谈者。

昂得列公爵特别关注司庇拉什金说的每一句话，观察他每一个动作。人们常常是这样，特别是那些对自己身边的人要求严格的人，昂得列公爵每碰到一个新人的时候，特别是像司庇拉什金这样声名显赫的人物时，总希望在他身上看见独一无二的人类品德。

司庇拉什金对克齐宾耶说，因为在宫里耽误了，他很抱歉不能早一点来。他并不说君主挽留了他，昂得列公爵注意到了这种谦虚的掩饰。当克齐宾耶介绍昂得列公爵的时候，司庇拉什金带着一成不变的笑容慢慢地把目光转向拜尔科什杰，默默地看着他。

“非常高兴认识您，久仰大名。”他说道。

克齐宾耶说了几句埃勒契伊夫对拜尔科什杰的款待，司庇拉什金笑得更开心了。

“陆军条例委员会的主席是我的好朋友马格尼茨基先生，”他说道，把每一个字和每一个音节都说得很清晰，“如果您愿意，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他在句尾停顿了一下，“我希望您在他那得到同情，他愿意促成一切合理的事情。”

一个围绕着司庇拉什金的圈子立即形成了，那个谈到他的下级官员普利雅尼契尼科夫的老先生向司庇拉什金提出了一个问题。

昂得列公爵没有参加会话，只观察着司庇拉什金的每一个动作。这个人，前不久还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神学院学生，而现在，拜尔科什杰想道，却把俄国的命运握在手中——掌握在这双丰满白皙的手中。昂得列公爵感到吃惊的是，司庇拉什金以蔑视冷静的态度回答了那个老先生。他深不可测地对他说着阿谀奉承的话。当那个老先生提高说话声音时，司庇拉什金笑了笑，说道，他不能评论君主喜欢的事是好还是坏。

在那个圈子里谈了一会儿，司庇拉什金站起来，走近昂得列公爵，把他叫到房间的另一边。显然他认为有必要与拜尔科什杰谈谈。

“那位尊敬的老先生把我拉入热烈的谈话中，我还没有和您谈谈，公爵。”他带着温情的轻视的笑容说道，仿佛用这种笑容暗示，刚才跟他交谈的那些人微不足道，这一点他和昂得列公爵都明白。这种态度使昂得列公爵觉得得意：“我早就了解您了：首先是您对您的农奴所做的是，这是我们第一个例子，很希望有更多的模仿者；其次是关于朝臣等级的新法令引起那么多的闲话非议，您作为侍从却不认为这样做让自己受了委屈。”

“是的，”昂得列公爵说道，“父亲不愿意我利用那种特权。我是从低级官阶开始做起的。”“令尊——一位前一世的人，显然站得比当代人高，他们万难认同这一恢复天公地道的措施。”

“不过，我认为这些万难是有道理的。”昂得列公爵说道，竭力抵制他开始感觉到的司庇拉什金的影响。他不想在所有事上都跟随他，他想抵抗。他一向能言善辩，可在同司庇拉什金谈话时，却感到词不达意了。他过于专注对这位名人品格的观察了。

“可能是由于个人虚荣心吧。”司庇拉什金冷静地插道。

“不管怎样都出于国家的利益。”昂得列公爵说道。

“您指的是什么呢？”司庇拉什金静静地闭上眼睛。

“我非常崇拜孟德斯鸠，”昂得列公爵说道，“也赞同他关于君主政体的基础是荣誉的思想，我觉得这是不容怀疑的。我觉得贵族的某些权利和特权是维持那种感情的一种工具。”

笑容从司庇拉什金白皙的脸上退去了，这一变化让他的面容更加美好。或许是昂得列公爵的思想激发了他的兴趣。

“如果您用这个观点看问题。”他开始说道，讲法语显然很吃力，比讲俄语也更慢了，但是十分平静。司庇拉什金继续说：“荣誉，不能用不利于公务的特权来维系。荣誉，如不是不做卑贱的事的消极观念，就是一种为得到称赞和奖励而进行比赛的源泉。”他的论据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维持作为竞赛的根源的荣誉制度，与伟大的拿破仑皇帝的荣誉团相似，不仅不会危害，而且能推进公务方面的成就，不过不是一个阶层或宫廷的特权。”

“我不想争论，但是肯定宫廷特权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昂得列公爵说道，“每一个朝臣都认为自己必须对得起他的地位。”

“可是您却不想利用那种特权，公爵。”司庇拉什金说道，用微笑表示，他愿意礼貌地结束这场令他的交谈者难堪的争论。“如果您愿意，星期三来看我吧，”他补充说，“我肯定要与马格尼茨基谈谈，并把您可能感兴趣的情况告诉您，另外，也可以同您更详细地谈一谈。”他闭上眼睛，按照法国方式鞠了一躬。他没有道别，悄悄地离开了那个房间。

六

开始住在彼得堡的一段时间，昂得列公爵觉得他在孤独居住时形成的一套想法，完全被城市生活的琐事代替，变得模糊起来。

晚上回家时，他就在记事册里记下四五起重要的访问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应赴的约会。机械的生活、一天的安排要求做到准时，这占用了他生活中大部分精力。他什么都没做，甚至不思考，也来不及思考，只是一味地谈论、甚至成功地谈论他以前在乡下考虑过的事。

他有时不满地发现，他经常在同一天里不一样的场合重复着同样的话语。但是天天繁忙，使他没有时间去思考他做的事——什么都没做。

司庇拉什金无论是初次在克齐宾耶家与昂得列公爵会见时，还是之后的星期三在自己家中单独会见他时，都同他进行了心与心的长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拜尔科什杰对很多人采取轻视的态度，认为他们一文不值，他是那么想在某人身发现他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的活生生的典范，所以他轻信在司庇拉什金身上他已经找到了这个理想人物，一个非常聪明和有道德的人。如果司庇拉什金也出身于他那个社会阶层，受的是同样的道德和传统教育，拜尔科什杰很快就会发现他那怯懦的、和常人一样的、普通的一面，但是现在，由于对他的了解不够，司庇拉什金那怪异的逻辑思维方式反而格外引起他的尊敬。另外，斯佩兰茨基或者是由于赏识昂得列公爵的才能，或者是认为有争取他的必要，在昂得列公爵

面前故意显示自己那公正的冷静和智慧,巧妙地讨好昂得列公爵,这就是自负和默认对方与自己是唯一能够明白其余所有人的愚蠢,只有他与他能够懂得自己那深邃隽永的思想。

在他们星期三晚上的长谈中间,司庇拉什金好几次说道:“我们注视着一切超越一般水平,即根深蒂固的习俗的东西……”或者面带笑容说:“可是我们既想要让狼吃饱,也要使羊平安……”或者说:“他们无法理解这点……”总是用这样一些词:“我们,您和我,我们懂得他们是什么,我们是谁……”

这次同司庇拉什金的会谈,更增强了昂得列公爵第一次见到司庇拉什金时对他的感觉。从他身上他看到一个思想严谨的睿智的人,他靠自己的毅力和坚强取得了权力,并且用这权力只为俄国造福。在昂得列公爵眼中,司庇拉什金是个能合理地说明一切生活现象,只承认合理的事情,习惯用理性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的人,他自己就想成为这样的人。司庇拉什金把一切都诠释得那么准确明了,昂得列公爵不由得在一切事上都赞赏他。他也反驳和争论,那只是因为他故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避免完全听从司庇拉什金的意见而已。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很好,只有一件事使昂得列公爵恐惧。这就是司庇拉什金那冰冷的、明镜般清亮的目光,让人看不到他的内心,还有他那双白嫩的手,正如人们看掌权的人的手一样,昂得列公爵不自觉看他那双手。这镜子一般的目光和那细嫩的手不知为什么使昂得列公爵生气。他从司庇拉什金身上看到他对人们的蔑视,以及他用来论证他的意见时手法的多样,这也让他觉得吃惊和不愉快。他使用了除比较法之外的各种可能的思维手段,昂得列公爵感觉,他过于大胆地从一种手段变为另一种手段。他时而站在实践家的立场,谴责空想主义者,时而站在嘲讽家的立场,讽刺他的反对派;时而变得逻辑严谨,时而陷入形而上学。他把一个问题提到玄学的高度,给空间、时间、思想下定义,从中得出他所需要的论点之后,又回到辩论的问题上。

总之,让昂得列公爵佩服的司庇拉什金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他对理性的力量和权威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当然,司庇拉什金从来也不会产生对昂得列公爵来说是平常的念头——一个人肯定无法把他所想的一切都表达出来;他也从来不会怀疑,我所想的所信仰的一切是不是无稽之谈。对昂得列公爵最有吸引力的,正是司庇拉什金这种独特的思想方法。

在他们相识的初期,拜尔科什杰对他热烈的欣赏之情就像他一度对拿破仑的赞誉一样。司庇拉什金是一个教士之子,愚蠢的人们可能因他的出身而庸俗地轻视他,事实上确有许多人是这样做的,这一点使昂得列公爵格外敬重他对司庇拉什金的感情,不由自主地加深了这种感情。

拜尔科什杰在他那里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当谈起那个法典编纂委员会时,司庇拉什金讥讽地对他说,委员会已经存在一百五十年了,花掉了几百万,什么也

没做成，只是罗森坎普夫给所有比较的条目贴上了标签而已。

“这就是国家花了几百万得到的东西，”他说道，“我们想要给参议院新的司法权，可是我们没有法律。所以像公爵您这样的人现在不去邀功是一种罪过。”

昂得列公爵说，那种工作需要接受过法律教育的人，而他没受过那种教育。

“但是，谁也没有受过这种教育，那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怪圈，必须努力走出来。”

七天后，昂得列公爵加入了军事条例编纂委员会，而且有一点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他成了法典编纂委员会一个分部的负责人。由于司底拉什金的请求，他开始编纂民法的第一部分，并按照《查士丁尼法典》和《拿破仑法典》草拟人权条文。

七

大约在两年前，一八〇八年，皮安奥在检查完田庄回到彼得堡以后，自然而然地成了彼得堡共济会的负责人。他负责组织分会的聚餐和丧仪，接收新会员，关心各分会的联系，寻找真正的会章。自己花钱装备会所，竭尽所能补充义捐，很多员工在这方面是很小气的，不按时交款。他几乎自己出资维持分会在彼得堡建立的一所贫民院。

同时他的生活还像以前一样荒唐放任。他好吃，嗜酒，虽然他认为这是不道德的，有失身份，却不能拒绝那些单身汉团体的娱乐，终日厮混其中。

但是，在各种事务和寻欢作乐中过完一年，皮安奥发现，他越想站稳脚跟，他所立足的地面就越往下沉。同时他感到，他脚下的地面陷得越深，他就越不由自主地同它联系在一起。在他加入共济会之前有过把脚踩到泥潭中一块平坦的地面的感觉。踏上一只脚的时候它陷下去了。为要证实他所立足的地面的坚固性，他踏上了另一只脚，于是陷得更深了，黏在里面，身不由己地在没膝的泥潭中挪动。

扬思弗·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在彼得堡——他近来摆脱了彼得堡分会的事务，足不出户地住在莫斯科。分会的全体会员全是皮安奥生活中的熟人，他很难只把他们当做是共济会的会友，而不当做是B公爵，或伊凡·沃希列耶维奇·D，大多数是他平时认识的怯懦肤浅的人。在会裙和会徽下面，他看到他们在生活中所期盼的制服和勋章。经常在募捐的时候，只有十多个会友捐的二三十个卢布，而其中半数人像皮安奥一样富有，皮安奥数着这些钱，想起共济会的誓言：每个会友应承诺把一切所有献给他人。于是他内心产生怀疑，但尽力不去多想。

他把所认识的所有会友分成四类。第一类人不积极参加分会的或世俗的事务，只一心研究共济会的神秘教义：上帝的三重称号问题，或者是三种元素——

水银、硫黄、盐的问题，或研讨所罗门圣殿的方形和各种图像的意义。他们大多数是老会员，他相信，扬思弗·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属于这一类，皮安奥尊敬这类会友，但是他同他们道不同，兴趣不同。他对共济会神秘的一面不感兴趣。

皮安奥把自己和类似自己的人列入第二类。他们时而在探索，时而在动摇，在共济会中还没有找到一条笔直的、准确的路，但是希望能找到它。

皮安奥列入第三类的会友，只注重共济会的表面形式和仪式，并重视这些仪式的严格执行，而不关心其内容和意义。威朗欧什吉，甚至总会会长都属于这一类。

最后，第四类会友数量也不少，尤其是最近新人会的那些人。据皮安奥观察，这是些无任何信仰，也无任何追求的人，他们加入共济会只是为了认识那些年轻、富足、有权势的人，分会里有许多这样的人。

皮安奥开始对他正在做的事感到不满。有时他觉得共济会，最起码是他在这里所见到的共济会，全都建立在形式上。他不想怀疑共济会本身，只怀疑俄国的共济会走错了路，偏离了它原来的教义。因此年底，他到国外去寻找共济会的高级秘诀了。

一八〇九年夏天，皮安奥回到彼得堡。我们的共济会员在与国外会员的通信中了解到，别朱霍夫在国外已经得到许多高级人士的支持，接受了很多秘诀，已经被提到更高一级，而且带回很多对俄国共济会有帮助的东西。彼得堡的全体共济会员都来拜访他，竭力讨好他，他们觉得，他在隐瞒着什么，也在准备着什么。

皮安奥答应在二级分会的隆重大会上把他从最高级领导那里得来的东西传授给彼得堡的会友。会场上座无虚席。举行了例行的仪式以后，皮安奥站起来，开始演说了。

“亲爱的会友们，”他开始说道，手里拿着一篇准备好的讲演稿，红着脸，断断续续地说，“只待在我们分会安静的角落里，遵守分会的秘密是不够的——需要行动，行动！我们处在昏昏欲睡的状态，所以我们应当行动。”皮安奥拿起自己的笔记本，继续读下去，“为要传播真正的真理，取得美德的胜利。”他读道，“我们应当剔除人们的偏见，传播合乎时代精神的原则，承担起青年人教育的责任，与最聪明的人建立坚不可摧的联系，勇敢而理智地破除迷信、无信仰及愚昧，把忠于我们的那些人组成一个由同样的宗旨联合起来的具有权威和力量的团体。

“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当让德行打倒罪恶，也应当努力争取，即使是在这个世界上，忠诚的人也可以因为他的德行受到永远的奖励。但是，在这些伟大的事业方面，现行的政治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在阻碍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拥护革命，打倒一切，用武力来抵抗武力吗？……不！我们完全没有这